

〔英〕 科林·福布斯

冰海追杀



TARGET FIVE

by Colin Forbes

据 Pan Books LTD 1976 年版译出

· 外国惊险小说丛书 ·

冰 海 追 杀

〔英〕科 林·福布斯 著

钱百草 张明 胡心吾 译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 印张 $9\frac{1}{2}$ · 字数 179,000

1988 年 10 月第 1 版 · 198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 30,100

ISBN 7-80040-046-8/1·38

定价:2.20 元

一九七二年三月一日(星期三)《泰晤士报》讯：

凯夫拉维克美国军事基地的侦察机发现一艘苏联潜艇残骸。该艇系被时速五十五海里的北大西洋阵风所掀起的高达五十五英尺的海浪所击毁……

棋 赛 开 局

火车头巴巴宁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五，子夜

夜半时分，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几名武装的汉子拦截了一列火车，从车上抓走了一名乘客。即使在多事之秋的一九七二年，这也是非同小可的事，何况截车事件发生在美国。

其时，基思·博蒙特正逍遥自在地躺在这列佛罗里达快车的卧铺车厢里，他做梦也想不到这场突然降临的袭击。二月的寒雨抽打着窗帷低垂的车窗，这列三十二节车厢的火车正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飞驰在卡罗来纳旷野上。到下一个停车站还要两个多小时。

紧闭的车窗挡住了外面越来越大的风雨，天晓得

暖气开到多少度，车厢里又闷、又潮、又热，弄得这个英国大块头睡不安稳。他用胳膊肘撑起身子，看了看表，快到三点了。窗帘已经扣上，他看不见走廊，一翻身又躺回枕头上，双手叉开枕在粗壮的脖子下面，睁着眼睛，美美地遐想起来。

明天一早就可以到迈阿密了！别了，万里之外的格陵兰！别了，啸声刺耳的暴风雪！别了，惊慌失措的领路狗！别了，在坎坷不平的雪地上颠簸的雪橇，还有那令人丧魂失魄的无边的黑暗和寒冷！只要不再受那阴冷潮湿之苦，那就是莫大的享受了。博蒙特心旷神怡，穿袜子的脚顶住床头，飘飘然，悠悠然，在这暖融融的氛围中如痴如梦地憧憬着未来。

列车在风雨如晦的暗夜里隆隆地穿行。在它的前方二十哩处，三个浑身湿透的持枪人正挤在一起商议。他们站在旷野中的一个讯号停车站的天棚下，等待着这列本该两小时后才停车的火车到来。停车信号灯已经打开，驾驶这列长长的内燃机车的司机已经拉下了紧急制动闸。关键时刻即将来临。

“但愿他在车上。”一个穿雨衣的人咕哝了一句，嘴里衔着一支湿漉漉的烟卷。

“肯定在车上，”他们的头儿说，这个人四十来岁，“我们得把他弄下来。”

“靠得住吗？”

“这玩艺说靠得住，”年岁大一点的那个人从口袋里拔出一支 0.45 口径的柯尔特手枪，检查了一下旋转弹舱，然后放好，“别忘了，乔，咱们得干漂亮点，一点纰

漏都不能出。”

佛罗里达快车的司机焦急地注视着前方的茫茫黑夜。他看到的信号命令他减速，可是到预定的车站还应该有两个多小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继续减速，慢慢地拉下庞大的制动闸，雨点哗哗地敲击着司机室的铁皮顶，一股股雨水带着一串串泡沫从车顶上倾注下来，消失在黑暗中。又一个红色信号灯闪过了：前面有危险，要停车。见什么鬼了？他使劲扳下了制动闸。前面就是森德弗斯了——一个本该通过的小站。

两分钟后，火车发出刺耳的声音停了下来。雷电交加，滂沱大雨冲刷着车厢。火车停车时，博蒙特正鼾然大睡，双手交叉搁在被单上面。窗帘被拉开了，一个帽沿湿透的人左手拿着照片对着他瞧了瞧。“就是他，乔。”一个人小声说。博蒙特睁开眼睛，赫然面对着他的是乌黑的柯尔特手枪的枪口。

“把那家伙拿开点，”他低声说，“没准走了火，你的手可不大老实。”

博蒙特眼珠一扫便看清了周围的一切：持枪人穿着湿漉漉的雨衣，雨水顺着袖子往下淌；走廊对面卧室中的乘客面露惊惶；另一个穿雨衣的家伙站在背后，手揣在雨衣口袋里……年岁大一些的那个美国人可能感到有些热了，额头上汗涔涔的。他干脆地说：

“穿上衣服，跟我们下车。”

“你们是什么人？”博蒙特问。

从格陵兰岛到华盛顿，这一趟旅行累得他够呛，至今浑身乏力。他小心翼翼地付度着眼前的局面：先一拏

打掉那家伙手中的枪，再用膝盖朝他腹股沟一顶……不行，太危险，车厢里还有别的乘客。

“迪克森，联邦调查局的，”头上冒汗的人急匆匆地说，“快点，车要开了！”

“开就开呗！马上就开才好呢！我又不想下车！你们认错人了吧？我是英国人。”博蒙特说着，伸手去取挂在衣钩上的外套。

“别动！”迪克森喝道。

膀阔腰圆的英国人转过头来盯住迪克森，看得他浑身发毛：“甭担心，我是拿护照给你们看。”博蒙特低沉地说。他不慌不忙地从外套的内侧口袋中掏出护照，用指头夹着递给了迪克森。美国人老练地用一只手打开护照，仔细看了看，再递给他身后的人：“假货，乔。”

博蒙特不置一词，他把被子往旁边一推，下了床，只消系上领带，穿上外套和鞋子就行了。迪克森退了两步，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魁梧高大的基思·博蒙特，三十二岁，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体重二百余磅，他闷声不响地穿着衣服。迪克森并没有注意到他身材魁伟，只感到他是一头行动迟缓的大笨牛。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表。

“快点！”迪克森又催了一遍。没错，这家伙就是反应迟钝。

“真是个饭桶，快！”

对面卧铺上的乘客这时总算是清醒过来了：“鄙人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安德鲁·菲力普森。”他油腔滑调地对迪克森说，“这小子说他是从个什么绿岛来的，可

又说那地方一年到头冰天雪地，您看怪不怪……”

“他马上就要下车，”迪克森打断了他的话，“您接着睡您的觉吧。”博蒙特穿戴完毕，“那是你的箱子吗？好了。现在，把手放在床上，靠拢点！”迪克森的同伴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的时候发出了轻微的金属碰击声。博蒙特长着黑发的大脑袋一摇，不阴不阳地笑着说：

“放拢点好让你的人给我戴上手铐？我可不是跟你说着玩儿，迪克森，你看着办：要么就让我这么走，要么干脆来上一枪。”

他们没能给博蒙特戴上手铐，带着他沿走廊走了出去。乔提着博蒙特的箱子在前，迪克森殿后。卧室的窗帘都拉开了，乘客们都在看这支小小的队伍经过。菲力普森赤着脚追了过来：“这家伙是什么人？”他兴奋地大声问，“他跟我讲过话，没准我能给你们提供点什么线索……”

迪克森只说了一句：“福尔森监狱的越狱犯。”便下了车。博蒙特走下车尾的陡梯时绊了一跤，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真是头睡不醒的大蠢猪，”迪克森暗想。

下完最后一级梯子，博蒙特站在铁轨上，把大衣扣子扣好，把帽檐拉下来盖住了眼睛，森德弗斯信号车站是森林边的一幢小平房。闪电照亮的一瞬间，他看到车站出口外有一条公路。北风刮弯了树梢，大雨瓢泼而下，冲刷着铁轨，淋湿了他的衣服。几码外，一个列车乘务员迷惘而吃惊地望着他们。车站的棚顶下站着一个铁路职工。迪克森在他的后面下了车，用枪管轻轻地顶了他一下。

“朝出口处走。”

他们跟着前面提皮箱的乔朝前走。又一道闪光亮起，这次不是闪电，而是棚顶下那个铁路职工用他的波拉罗伊德相机给博蒙特拍了照。迪克森立即说：“乔，去把照片搞回来！”

乔朝那人奔去，博蒙特他们仍然向出口处慢慢走去。又是一道闪电划破长空，他看见出口外有一辆华贵的红色大轿车。雨打在车顶上，水珠四溅。他低头弯腰，老老实实、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唯恐一步不慎招来麻烦。现在他心里有底了：这些人不是联邦调查局的。

他们走过出口，步入暗夜，避开了火车头炫目的灯光，避开了人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踏过泥水坑，来到汽车跟前。从近处看，这部汽车更显得富丽堂皇。司机扭过头来望着他们。迪克森为他打开了后门。博蒙特伸手在大衣口袋里摸索着，这件衣服是迪克森检查之后才让他穿上的。他掏出一盒香烟，朝汽车里的人点点头。

“没问题，迪克森，”他亲切地说，“我已经得到通知，我这就和你们一起走。”他用手遮住了点燃的火柴，仍然站在半开的门外侧。迪克森呆住了，被他的话弄得莫名其妙。这时候他才发现他过低地估计了博蒙特的块头，而过高地估计了他的笨拙。可惜他醒悟得晚了点。这头英国牛以其庞大的身躯全力向车门撞去，门被关上了，迪克森的胳膊和手被夹在里面。

得冒点险，博蒙特估计过，最糟不过是枪在车内打响，但伤不着人；最理想的情况是枪从门和车体之间的

缝隙中掉下去，落到地上。运气还不错，一眨眼的功夫他已弯腰捡起了枪。他拉开车门，把受伤的迪克森脸朝下地按在后排座椅上，枪口对准前面座位上那个还没来得及动弹的司机说：“乖乖地别动，小子，这玩艺是说响就响的！”

他从反光镜里看到乔穿过出口，提着箱子走了出来。他的眼睛仍盯着前面的司机，用足以使乔能听得见的嗓门大喝一声：“站住！不然我就打死他们！”

“你别乱来，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司机紧张地说。

“是的，博蒙特，”迪克森趴在后排座椅上，左手握住右手腕，痛得龇牙咧嘴。

“拿证件来！”英国人厉声喝道，“提好箱子！两只手提着！”他仍然在倒车镜里监视着乔的行动。迪克森只好照博蒙特的话做，左手指头夹着个证件递给了他。“开灯！”博蒙特厉声命令道。司机按了一个开关，打开了车内的照明灯。博蒙特迅速地扫了一眼证件，鄙夷地说：“十足的假货！”

“你这么干要蹲牢房的，”前面那个三十来岁的人冷冷地说了一句。

“凭什么？”博蒙特问。

“凭你胆敢跟联邦政府官员对抗！”

“与联邦政府的胡折腾对抗！”博蒙特恶狠狠地注视着躺在座位上的迪克森，“你们窜上火车，在我睡觉的时候用枪口对着我的脸，那时候你们为什么连张纸片也不亮一亮？”

“那是没办法，博蒙特，”迪克森有气无力地说，“要干得不露痕迹。”

“谁相信你们这些屁话！联邦调查局什么时候玩得起这种林肯·大陆人牌汽车了？你们什么时候发了横财？”

“你听说过莱缪尔·昆西·道斯将军吧？”迪克森问道，“我再给你看点东西行吗？”

博蒙特生硬地说：“在报上见过这个名字，你可以拿点证据出来，不过要老实点！”他的手枪仍然瞄着前面的司机，乔还是双手拎着箱子站在原地不动。

迪克森拿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片。博蒙特把它展开来放在灯光下面。那是一封短柬，上面是他熟悉的潦草字体：“基思，情况紧急，万望速返华盛顿，助我一臂之力。莱缪尔。”

“草包，”博蒙特说，“要不是这里面可以避避雨，我才不进去呢！”他爬进车去，小心地靠在柔软的皮椅上。迪克森捧着右手，挪了挪地方，坐了起来，“断了没有？”博蒙特问，顺便看了前面那个美国人一眼。那个人还蜷缩在坐位上，象屠夫打量一头刚宰杀的牲畜，准备将它零刀碎割似地看着博蒙特。

“你的脖子想挨揍了是不是？”博蒙特说。

“你那脖子才是挨刀的货。”那人镇静地回敬了一句。

“算了算了，弗雷德，”迪克森烦躁地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你刚才也干得太过火了。”

“太过火了？”博蒙特顿时火冒三丈，“你们不等我

清醒过来就用枪对着我的头，那又算什么。”

“我不过是想少费点手脚，”迪克森一面揉着手腕一面沮丧地说，“我知道你关心的还有这辆林肯·大陆人。我的车在从飞机场来的路上抛了锚，这部车子还是我们硬抢来的。”坐在前面的弗雷德转过身去，发动了车子。

“让他熄火，”博蒙特又火了，“呆着别动！”

“熄了火吧，弗雷德，”迪克森无可奈何地说，“不动就不动。不过，”他很婉转地说，“你瞧，博蒙特先生，今天晚上天气有点跟咱们过不去，见到你之前就这个样子了。我们是冒雨从华盛顿飞来的，今晚上没有航班了。”

“这我知道，”博蒙特说得很干脆，“我本来是打算飞到迈阿密去的，后来他们说所有班机都停飞了，我才改乘了火车。”

“为了赶在火车前面，从飞机场来的那段路可把我们折腾苦了！”迪克森接着说，“后来为了赶时间拦住你乘坐的这列火车，我们只好截了一辆车赶到这儿来。都是为了让 你 快 点回华盛顿。还有，这列佛罗里达快车五年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编外停车事件，可今天晚上……”

“谁都会遇上编外停车的时候！”博蒙特打断了他，“我现在不就是编外停车？福尔森的越狱犯又作何解释？”

“那不过是一种掩饰，”迪克森叹了口气，“事情要干得天衣无缝。别的乘客会以为我们抓下去的是个逃

犯，这正合菲力普森那种饶舌鬼的口味。他们会对新闻界这样张扬的。那列火车还停在那儿呢！”他又加了一句。

“跟我不相干。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天衣无缝，这可是你说的，道斯的信上可什么都没写。”

“我也不了解内情。”

“那么告辞了。”博蒙特开了车门要走，迪克森赶紧又赔好话，他才把门又砰地一声关上。

“我们知道您在北极地区马不停蹄地奔波了两年，知道你要去度假。但是别人让我告诉你，这事实是万不得已，非你不可。萨姆·格雷森和霍斯特·兰格已经答应帮忙了。我猜这两个人您都认识？”

博蒙特坐直了身子，看着车窗上如注的雨水。迪克森这才颇感兴趣地打量起他来：短短的鼻子，刚毅的嘴巴，轮廓鲜明的下颚，表明这个人精力充沛、意志坚强。最让他发怵的是那两只眼睛：这两只褐色的大眼睛看起来总是一眨不眨地盯着你，象是要看穿你的五脏六腑似的。博蒙特脱下了滴水的帽子，朝迪克森转过头去，幸灾乐祸地笑着说：“你们飞来的时候可舒服够了吧？”

“我们都吐了。”

“真可怜！恐怕你们还得再吐一回。我跟格雷森和兰格是老交情了，看来我是得回华盛顿去了。让火车开走，然后尽快把我送到机场。道斯是碰到什么麻烦了。”随后，他想了想，便把枪还给了迪克森。

二月十九日，星期六，凌晨三点

华盛顿国家大楼的顶楼上仍然灯火通明。国家安全委员会虽然远不及中央情报局那么遐尔闻名，但仍不愧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功绩卓然的智囊组织之一。它不象它的同行那么爱出风头，因而也就没有招致更多的恶名，但它花的钱更多，干事也更漂亮。

道斯将军五十三岁，矮小结实，外表象个公司董事长。他常穿一套素净的灰色便装，喜欢热带植物，生性怕冷。没准这正是指派他负责北极地区行动的原因。二月十九日凌晨三点，他正穿着衬衣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一套高级供热系统使房间里的温度始终保持在华氏八十三度，他身上有些汗津津的。八十三度是他办公室里热带植物所必需的温度，这些植物把他的办公室装点得生气盎然。他那些调皮捣蛋的参谋人员无不把他的办公室称之为“丛林箱”。

“博蒙特来了，将军，他们此刻已经上路离开飞机场来这里了。”

道斯的助手杰利·亚当斯用瘦削的手捂住电话筒对他说，“飞机着陆时差一点来了个倒栽葱，好在他没出事。有什么指示吗？他坐的车上报话机还开着。”

“叫他直接来这儿，赶快！”

“是不是先去旅馆，洗刷干净后再说？”亚当斯建议说，“这样我们也好有点时间，把事情看得更周全点。”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从大案上搞下

来，”道斯不客气地拒绝了，“我了解他，现在他肯定也急得在跳脚了。要说服他谈何容易，给他点时间考虑就更糟。我要这个人马上就来，直接来这儿！”

亚当斯扬了扬黑眉毛表示不以为然，然后传达了命令。他三十五岁，瘦削的五官象是刀刻斧劈出来一般。放下电话后，他整整无框眼镜，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这个英国人不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自己的人也对付得了。只要知道了戈洛夫出发去五号标的时间，派一架飞机去接一接不就完了？”

“说得轻巧！”道斯迈着富有弹性的步伐在室内转了一圈，然后坐到光秃秃的大写字台边，“这么简单的事情？”他轻轻地重复了一句，“简单得就象从泛美航空公司的办公大楼上跳下去一样，保险让你摔个头破血流！”

“运气好的话也会平安无事的。”

“运气好的话？”道斯故作平静地说，“说得不错啊，亚当斯，”他细声细气地说下去，“一个重要的俄国人倒向了我们，他可能是叛离苏联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你说是不是？”

“是的，”亚当斯回答得很天真。

“他打算跑到我们这边来，”道斯仍然慢条斯理地说，“他将从苏联的北极十七号浮冰站出发^①逃到我们

① 苏联在北极的主要流动基地都是以“北极”起头，后面加上数字命名。其实，以这些名字命名的基地可能飘离北极数百哩之外。——译注

最近的北极科研基地五号标，它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二十五英里。而现在，五号标上只有三名等待在该岛爆炸之前撤离的教授。你在听我讲话吗？”他问。

“一真在洗耳恭听，将军。”

“他们都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不知道戈洛夫很快就要越过北极大冰山到他们那里去，”他的语调加快了些，亚当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那双蓝幽幽的眼睛，“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实情，因为他们没有获准接触高级机密。”

“也许我们可以和他们通通话，给他们一点暗示？”亚当斯提议。

“暗示个屁！我们自己也是刚刚知道戈洛夫要来。为了不惊动俄国人，我连派架飞机运点人去都不敢。万一他们封锁了基地，戈洛夫就插翅难逃了。现在整个事情的关键就是五号标必须保持绝对平静，不能有任何异常情况。”

“这跟博蒙特有什么关系呢？”

道斯不吭声地把亚当斯仔细端详了半天。三十五岁的杰利·亚当斯还这么书生气十足，这真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他能流利地讲六种语言，包括俄语和塞尔维亚语，是密码破译专家、无线电通讯专家，而且是公认的全美最出色的审讯专家之一。他唯一的缺陷便是缺乏有关北极的知识——他见过的冰块只是鸡尾酒调合器中的冰块。

“雾。”道斯说。

“雾？”

“假如五号标^①起了雾，我们怎么把戈洛夫接出来？”道斯的语气变得十分冷峻了，“飞机飞不过去，船也开不过去，只是靠脚走，靠雪橇穿过那片冰原。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博蒙特。”

“用他以防万一？”

“是的。”道斯看着办公室那扇关着的门，好象博蒙特随时都可能在那里出现似的，“麻烦也就在这里。我不打算告诉他我们用他只是以防万一。你别操这份心了，亚当斯，我知道怎么对付他。”

“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驾雪橇穿过大冰山吗？”亚当斯仍然半信半疑，“那东西操纵起来并不难呀？”

“有时我都搞不清为什么偏偏挑了个你，”道斯毫不掩饰他对亚当斯的无知所表示出的惊讶，“驾雪橇是天底下最困难、最艰苦的事情。”他站起来，快步走到墙上挂着的一幅大地图前，“过来，我教给你一点哈佛忘了教给你的东西。”

他仰头看着这幅北极地图：上首是俄国边界，摩尔曼斯克和列宁格勒在它的右面。北极居中，下端是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格陵兰岛、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边界。五号标的位置很靠下，用图钉钉在紧靠冰山峡的上方。这个冰山峡是格陵兰岛和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之间一片危险的漏斗形浮冰地带。

“五号标现在已经漂到离格陵兰海岸一百二十哩

① 美国人将北冰洋所有的大型冰岛都称之为“标”，一号标是最先发现的一个冰岛。——译注